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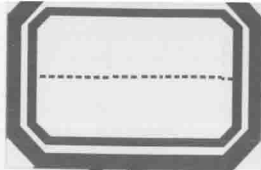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你还没有 爱过

张晓风

经典作品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你還沒有 愛過

张晓凤

经典作品系列

张晓风
你还没有爱过

©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

“张晓风经典作品系列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-2012-714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还没有爱过 / 张晓风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(张晓风经典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9597-1

I. ①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②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4237 号

特约策划: 陶媛媛
责任编辑: 陈建宾
封面设计: 李 佳

出版发行	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	100705
网 址	http://www.rw-cn.com
印 制	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	150 千字
开 本	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8.625
版 次	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978-7-02-009597-1
定 价	32.00 元

同是今春看花人（新版总序）· 1

一本书，能不能像一块琥珀呢？（2007 年版代序）· 5

亦秀亦豪的健笔 / 余光中 · 11

丨同时篇丨

半局 · 25

我听到你唱了 · 41

看松 · 51

大音 · 71

孤意与深情 · 85

她曾教过我 · 95

找个更高大的对手 · 105

蜗牛女孩 · 127

丨同地篇丨
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 · 151

益民寮的故事 · 175

承受第一线晨曦的 · 191

那部车子 · 211

新灯旧灯 · 217

丨同气篇丨

你还没有爱过 · 243

大型家家酒 · 259

跋 · 271

同是今春看花人

(新版总序)

台北有一棵树,名叫鱼木,从南美洲移来的,长得硕大伟壮,有四层楼那么高,暮春的时候开一身白花。这树是日据时期种下的,算来也该有八九十岁了。

今年四月花期又至,我照例去探探她。那天落雨,我没带伞,心想也好,细雨霏霏中看花并且跟花一起淋雨,应该别有一番意趣。花树位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,全台北就此一棵。

有个女子对面走来,看见我在雨中看花,忽然将手中一把小伞递给我,说:

“老师,这伞给你,我,就到家了。”

她虽叫我老师,但我确定她不是我学生,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,素昧平生,凭什么拿人家的伞?

“不用,不用,这雨小小的。”我说。

“没事的,没事的,老师,我家真的就到了。”她说得更大声更急

切,显得益发理直气壮,简直一副“你们大家来评评理”式的架势。

我忽然惊觉,自己好像必须接受这把伞,这女子是如此善良执着,拒绝她简直近乎罪恶。而且,她给我伞,背后大概有一段小小的隐情:

这棵全台北唯一的鱼木,开起来闹闹腾腾,花期约莫三个礼拜,平均每天会有一千人跑来看她,看的人或仰着头,或猛按相机,或徘徊踟蹰,至于情人档或亲子档则指指点点细语温婉,亦看花,亦互看。总之,几分钟后,匆忙的看花人轻轻叹了一口气,在喜悦和怅惘中一一离去。而台北市有四百万人口,每年来看花的人数虽多,也只是二三万,算来,看花者应是少数的痴心人。

在巷子里,在花树下,痴心人逢到痴心人,大概彼此都有一份疼惜。赠伞的女子也许敬我重我,也许疼我怜我,但其中有一份情,她没说出口来,想来她应该一向深爱那棵花树,因而也就顺便爱眷在雨中痴立看花的我。

我们都是花下过客,都为一树华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,“风雨并肩处,曾是同年看花人”。

那天雨愈下愈大,我因有伞,觉得有必要多站一会,才对得起赠伞人。花瓣纷落,细香微度,我想,我还能再站一会儿。

后记：

这是一篇应出版社要求，为“老书新出”写的序，出版的地点在中国大陆，可是我不会写序，所以写出来的仍是一篇散文。偶有人问我：“为什么你在中国大陆也有读者？”我想，远方的读者应该是喜欢那些隐身在文字背后、属于古老文化中的华茂浑朴的记忆——啊！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树下惊艳的看花人，在同一个春天。

张晓风

二〇一二年七月

一本书，能不能像一块琥珀呢？

(2007 年版代序)

她八十岁了，我和 M 去看望她。

一起在外面吃了饭，她带我们回到她那间有着落地窗的书房。泡了茶，端上点心，我们以为要来闲话家常了，不料她却拿出一本小书。书的装订十分考究，黑色面皮，页侧涂金，大小却只有常见的三十二开本的一半，刚好可以放在手掌上。

“这，是《圣经》吗？”

因为她拿出来时态度十分慎重，我一时不敢打开看，只好问一句。

“你看吧！”

果真是《圣经》，《圣经》并不奇特，到处都有——你甚至想得到一本免费的也不难——这一本，想必有点不同。

“你看这里。”

我看到了题赠的字，一看日期，不禁有点吃惊，一九三七，原来是

你还没有爱过

整整七十年前有人赠她的。题的句子也有点奇怪,那句子里有一句是这样写的:

“祝福你那美丽的前途……”

照我一厢情愿的想法,年轻男孩写给年轻女孩的题字,当然应该写成“祝福你那美丽的明眸”才对。

“不,不是,我们之间不是那种情感,我当时还小,十三岁,又黑又瘦,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……”

她淡淡的分辩,我倒也相信,八十多岁的人不必为七十年前的事去文饰什么。

男孩的父亲是辽宁省的一位警察局长,那时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,大概因为掩护地下情报人员,就给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。男孩那时还小,逃出来,逃到北京,进了流亡学生的中学,后来又去从了军,做了飞行员。可是,男孩是个基督徒,善良的他不能照耶稣的话去爱烧死他父亲的日本人,相反地,他杀他们,他为此万分矛盾痛苦。但他也有个原则,他只开驱逐机,不开轰炸机,意思是说,我不去打你,你来打我我才还手。他前后歼敌十八人,最后在民国三十四年五月——抗战胜利前三个月——在空战中中弹身亡。当然,死在沙场上的人是尸骨无存的。

对他,那也许是个解脱,他不必再被“爱仇敌”和“誓报家国父兄之

仇”所撕扯，他自己死了。我心底为那男孩痛，为年轻的他不知如何在耶稣圣训和国仇家恨中立身而痛。他一度幻想自己可以做“随军牧师”，因为他看到从美国来帮我们打仗的陈纳德将军的部队中有这个编制。可是在我们的空军里，这件事是不可能的。

“那本《圣经》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就是现在，它也在我伸手可及之处。”

男孩的照片她也保留，男孩如果活着，现在是八十九岁，但他在二十七岁时就走了，照片里的他仍在二十出头之年。淡褐色的老照片，锁住青春无限。

“我还记得他那天来跟我告别，特地约我出来，就为送这本《圣经》给我，那是在江边，他们的部队要集合，他因为过来送书，怕赶不上，离开我的时候便转身小跑步而去……”

就那一阵小跑步，他便跑离了她的生命，从此消失。

我和 M 静静地听她说那些七十年前的事，黑皮金边的《圣经》静静地躺在桌上，阳光则静静流过楼下的草坪。

那个男孩死后，官阶由中尉追为上尉，他名字后面多加了“烈士”两个字。从此，他从人世中被注销，他，以及他的悲怆身世。

茶凉了，她殷勤地为我们续上热水。

“祝福你那美丽的前途”，那男孩把自己投入沙场之际，当然明白那是一座骨岳血海，他祝福女孩，愿她前程远大，一生璀璨发光，她后来的一生也证实了那祝福。

回到家，接到《你还没有爱过》的校稿，这本二十六年前出版的老书，现在又要用新瓶再包装一次。忽然，下午忍着没有流下的眼泪，此刻终于滴在校稿上。

如果一个人，没有国可以去爱，或一个国，没有人来爱，都是极可悲的事吧？有些故事，我仍打算继续说下去，否则，在这个诓骗成习的时代难保不被人看作谎言。

但这是真的，曾经有一个时代，曾经有一批人，他们真的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而碧血洒天、白骨掷地。这份情，我自觉欠他们的。如果没有他们，不能有今日之我，不能有太平盛世中好命的我，以及我的下一代……支撑我们行过朔野的，是狂风中那些萎落如飘零枯叶的脸啊，是那些没有名字也没有富贵荣华、在一刹那间旋开又旋灭的脸啊！

一小块琥珀，有时竟在透明的松脂中包覆了二千万年前一只小蜂，以及蜂尾上刚采的无花果花粉。也有时是一只蚊子，刚吸饱了某些生物的血。一本书，能不能像一块琥珀呢？一本书，可不可以扮演

一本书,能不能像一块琥珀呢?

目击证人呢?

啊,这个问题太大,可以回答的人应该不是我,出版社要求于我的,以及我今夜份内该做的,不过是把不该有的错字修正一番罢了。

二〇〇七年五月桐花漫飞之季

亦秀亦豪的健笔

—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

余光中

三十年来台湾的散文作家，依年龄和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四代。第一代的年龄在八十岁上下，可以梁实秋为代表。第二代在六十岁左右，以女作家居多，目前笔力最健者，当推琦君，但在须眉之中，也数得出思果、陈之藩、吴鲁芹、周弃子等人，不让那一代的散文全然变成“男性的失土”。第三代的年龄颇不整齐，大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，社会背景也很复杂：王鼎钧、张拓芜、林文月、亮轩、萧白、子敏等人都是代表；另有诗人而兼擅散文的杨牧与管管，小说家而兼擅此道的司马中原（张爱玲亦然，但应该归于第二代）。第四代的年龄当在二三十岁，作者众多，潜力极大，一时尚难遽分高下，但似乎应该包括温任平、林清玄、罗青、渡也、高大鹏、孙玮芒、李捷金、陈幸蕙……等人的名字。

大致说来，第二代的风格近于第一代，多半继承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，语言上讲究文白交融，笔法上讲究人情入理，题材上则富于回

忆的温馨。第三代是一个突变,也是一个突破。年龄固然是一大原因,但真正的原因是第三代的作家大多接受了现代文艺的洗礼,运用语言的方式,已有大幅的蜕变。他们不但讲究文白交融,也有兴趣地酌量作西化的试验,不但讲究人情世故,也有兴趣探险想象的世界。在题材上,他们不但回忆大陆,也有兴趣反映台湾的生活,探讨当前的现实。他们当然欣赏古典诗词,但也乐于通用现代诗的艺术,来开拓新散文的感性世界,同样,现代的小说、电影、音乐、绘画、摄影等等艺术,也莫不促成他们观察事物的新感性。

“要是你四月来,苹果花开,哼……”

这人说话老是使我想起现代诗

张晓风的散文《常常,我想起那座山》中的两句话,正好用来印证我前述的论点。在第三代的散文家中,张晓风年纪较轻,但成就却不容低估。前引的两句和现代诗的关系还比较落于言筌,再看她另一篇作品《你还没有爱过》中的一句:

而终有一天,一纸降书,一排降将,一长列解下的军刀,我们赢了!

这一句话写的是日军投降,但是那跳接的意象,那武断而迅疾的句法,却是现代诗的作风。换了第二代的散文家,大半不会这么写的。

张晓风的一枝健笔纵横于近二十年来的文坛,先是以散文成名,继而转向小说,不久又在戏剧界激起壮阔的波澜,近年她的笔锋又收回散文的领域,而更见变化多姿。她在散文创作上的发展,正显示一位年轻作家如何摆脱了早期新文学的束缚,如何锻炼了自己的风格,而卓然成为第三代的名家。早在十三年前,我已在《我们需要几本书》一文中指出:“至少有三个因素使早期的晓风不能进入现代:中文系的教育,女作家的传统,五四新文学的余风。我不是说,凡出身中文系、身为女作家,且承受五四余泽的人,一定进不了现代的潮流。我只是说,上述的三个背景,在普通的情形下,任具一项,都足以阻碍现代化的倾向。晓风三者兼备,竟能像跳栏选手一样,一一越过,且奔向坦坦的现代大道,实在是难能可贵的。”

十三年后回顾晓风在散文上的成就,比起当日来,自又丰收得多,再度综览她这方面的作品,欣赏之余,可以归纳出如下的几个特色:第一,晓风成名是一九六〇年代的中期,那时正是台湾文坛西化的高潮,她的作品却能够免于一般西化的时尚,既不乱叹人生的虚无,也不沉溺文字的晦涩。第二,她出身于中文系,却不自囿于所谓